

3895
2



每
3793
2
4 8
3895
卷 2

契丹國志卷之五

穆宗天順皇帝

穆宗諱璟番名述律後更名明太宗之長子也
太宗攻石晉入大梁留帝侍述律太后太宗於
會同十一年四月崩於樂城諸將畏述律太后
殘虐遂立世宗世宗遇弒諸將共迎帝即位改
元應祿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
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賀即位復以叔父事
之請兵以擊晉州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
夜酣飲達旦乃寢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辛亥應祿元年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冬十月遼遣蕭禹厥將奚

遼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

州三百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

史彥超何徽共拒之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路與王峻

奮兵救之十二月周王峻至晉州遼兵與北漢兵

夜遁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遼幣賦役繁

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衆

壬子應祿二年周廣順二年夏四月朔日食六月遼幽州

節度使蕭海真世宗之妻弟許以內附請降于周中國多

事不果從秋九月遼攻冀州為周兵所拒冬十

月遼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本國亦

不之禁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

十五六

癸丑應祿三年周廣順三年春正月遼攻定州為周將楊宏

昭敗夏六月遼張藏英降周秋八月周太祖得

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於是築社壇建太廟

於大梁太祖享太廟纔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

榮終禮晉王本姓柴氏幼從姑長太祖家遂以為子是夕宿南郊幾不救

夜分小愈

甲寅應祿四年周世宗榮立顯德元年春正月朔周太祖祀圜丘

僅能瞻仰致敬而已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太祖疾篤晉王榮入侍屢戒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紙衣歛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私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以守視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衾衾一本作瓦衣冠二字棺嗣下天子不敢違也汝苟或違吾不福汝是月太祖崩年五十五晉王榮立是為世宗二月北漢主閻周太祖崩喜甚遣使詣遼請兵遼遣武定節度使楊衮

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會遼師趨潞州節度使李筠領兵逆戰敗走夏五月周帝自潞州趨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遼將楊衮奔歸帝怒其無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擊之遼兵退保忻口彥卿恃勇輕進為遼兵所敗死傷甚衆彥卿引兵還晉陽冬十一月北漢主昺殂子承鈞告哀于遼遼冊命為帝其事遼上表稱男遼賜詔謂之兒皇帝

乙卯應祿五年周顯德二年春二月朔日食
丙辰應祿六年周顯德三年

丁應祿七年周顯德四年冬十一月遼遣侍中崔勳將兵

會北漢同攻周 北漢遣李存環將兵會之南侵潞

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遼不足恃而不敢遽與

之絕贈送勳甚厚

戊應祿八年周顯德五年夏五月朔日食

己應祿九年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夏四月周帝自將攻遼

五月周將韓通領兵大至遼失瀛莫易涿雄霸六

州其瓦橋關建為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益津

關建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皆遼之地也周

帝趨幽州有疾乃還 六月周帝立其子宗訓為梁

王時年七歲是月周帝崩年三十九謚曰世宗子梁王立

秋九月遼帝遣其舅使於南唐中國疑憚泰州團

練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殺之南唐夜宴遼使於清風

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則失其首矣自是遼與

唐絕

庚應祿十年宋趙太祖即位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北邊奏遼

與北漢連兵犯邊時宋趙太祖事周為殿前檢點使

周帝命領宿衛諸將禦之次陳橋驛諸將擁立太祖

為帝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

太后遷居西京 夏五月朔日食

梁子國志

辛酉 應祿十一年 宋建隆三年 夏四月朔日食

壬戌 應祿十二年 宋建隆四年

癸亥 應祿十三年 宋太祖乾德元年

甲子 應祿十四年 宋乾德二年

乙丑 應祿十五年 宋乾德三年 春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丙寅 應祿十六年 宋乾德四年

丁卯 應祿十七年 宋乾德五年 春三月五星聚奎 夏六月

朔日食

戊辰 應祿十八年 宋太祖開寶元年 秋七月北漢主劉承鈞寢

疾召平章事郭無為執繼恩 承鈞養子 手付以後事繼恩

自嗣位以來纔六十餘日為郭無為所弑弟繼元立

亦承鈞養子 改元廣運 是月宋師入北漢境北漢上表

于遼求援又遣將領軍扼團栢谷為宋將李繼勳何

繼筠等擊破之于銅鍋河北漢尋復入攻大掠晉絳

二州之境 是時承會同之餘威中原多事藩鎮爭

強莫不求援於遼國以自存晉陽之北漢江南之李

唐 一作晉始之自後北漢江南唐 使車狎至饋遺絡繹遼帝以政

昏兵弱不能應之 帝體氣卑弱惡見婦人居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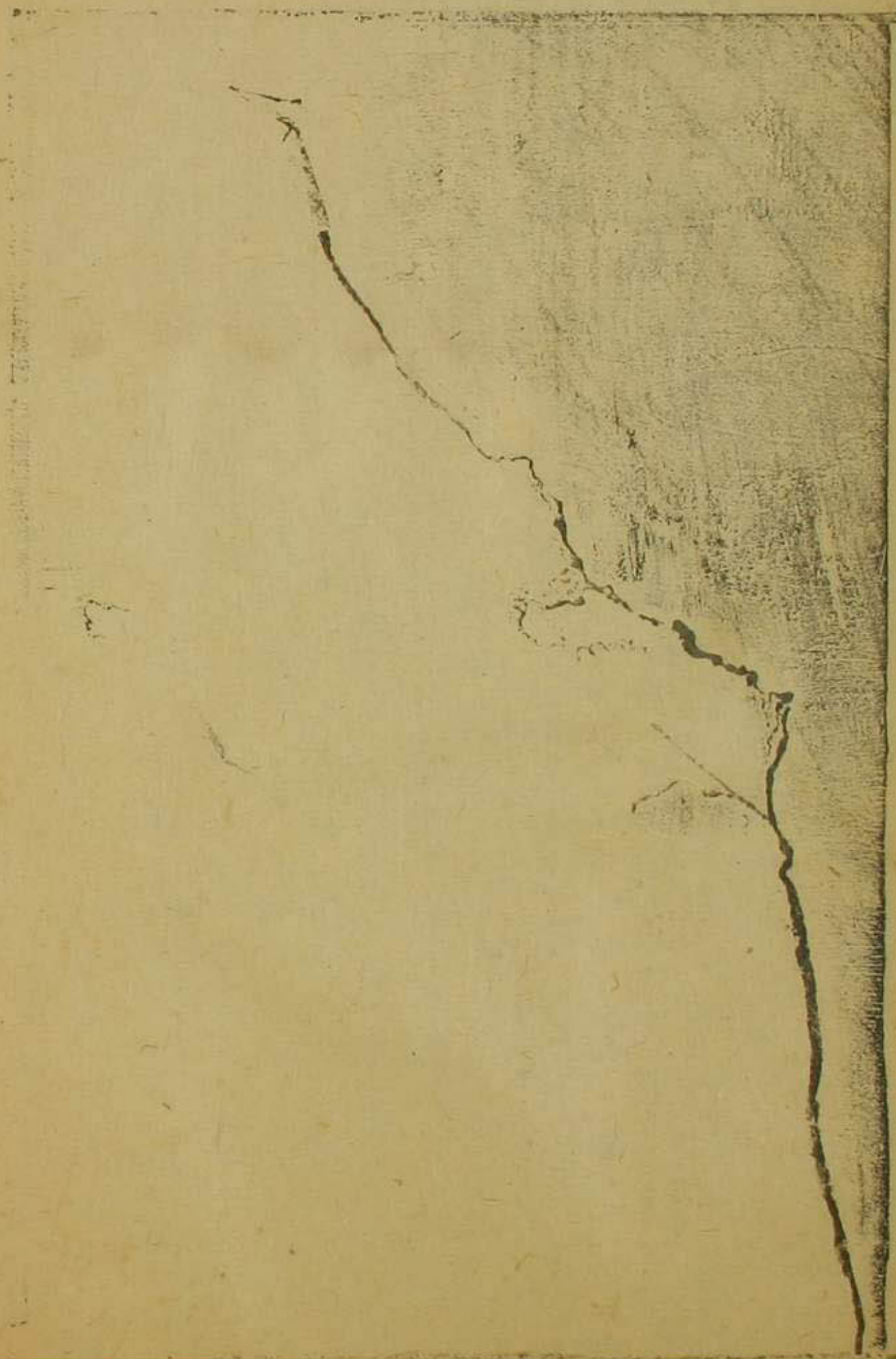
述律太后欲為納妃帝辭以疾即位後嬪御滿前並

不一顧朝臣有言椒房虛位者皆拒而不納左右近

契丹國志 卷之五
侍房唯供奉率皆闍人性好遊畋窮冬盛夏不廢弛
騁萬機事繁蕃漢諸臣共蒞之帝不以屑意如京東
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絕麋鹿成
羣四時遊獵不離此土瀛莫之失幽州急遞以聞帝
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還漢何失之有其神氣怠緩不
恤國事如此逮至末年殘忌猜忍左右小有過愆至
于親手刃之數年之間重足屏息人人虞禍會醉索
食不得欲斬庖人掌膳者恐禍及因捧食以進挾刃
殺帝於黑山下帝在位凡十九年謚曰天順皇帝廟
號穆宗

論曰英曆騰風戎馬交馳而不足耽酣愒日禍
敗淪胥而有餘太祖奮自遐陬虎視中原太宗
偉度英資關河拱手一何壯也一再傳之後世
宗以聲色覆於前穆宗以荒淫履其轍介冑脫
諸房帷孽端生於肘腋一何怯也本其驕心縱
欲醉色遊畋敗亡之塗如出一手豈陰山異氣
之所韞抱於英靈者至茲少歇歟不然何以若
斯其昏昏也

契丹國志卷之五終



契丹國志卷之六

景宗孝成皇帝

景宗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元欲子也穆宗先爲
帳下所弑諸將迎立帝卽位號天贊以樞密使
知政事令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
爲尙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蕭守
興女燕燕爲皇后 先是火神淀弑逆之時述
軌之害世宗併及於后復求帝殺之帝時年九
歲御厨尙食劉解里以鹽束之藏於積薪中由
是得免及卽位嬰風疾多不視朝改元保寧

戊辰保寧元年宋太祖開寶元年遼大赦境內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之帝臥牀榻間拱手而已

己巳保寧二年宋開寶二年春二月宋太祖命曹彬等伐北漢夏四月遼分道救北漢為宋何筠敗于陽曲又

為韓重贊擊破其眾于定州境

庚午保寧三年宋開寶三年夏四月朔日食冬十一月遼

騎六萬攻定州宋太祖命田欽祚領兵三千戰于蒲城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得免夜入保遂城遼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而出

辛未保寧四年宋開寶四年冬十月朔日食

壬申保寧五年宋開寶五年秋九月朔日食

癸酉保寧六年宋開寶六年春正月周鄭王殂於房州謚曰

恭帝

甲戌乾亨元年宋開寶七年春二月朔日食冬十一月遼

邊臣貽宋雄州守孫全興書請和全興以聞于宋太祖許之

乙亥乾亨二年宋開寶八年春三月遼遣使聘宋夏四

六月彗出柳長三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麻輿鬼距室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秋七月朔日食

宋初遣使通遼

丙乾亨三年宋開寶九年太宗即位十月改太平興國元年冬十月宋太

祖崩年五十在位十七年皇弟晉王即帝位是為太宗

丁乾亨四年宋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宋葬太祖於永昌陵

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敵等往宋助葬宋太宗尋遣起

居舍人辛仲甫使遼右贊善大夫穆波副之時宋朝

將用兵伐北漢北漢實倚遼為援仲甫遲留境上未

敢進宋詔趨行既至帝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

騎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

犬之材何可勝數帝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

不可留有死而已帝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冬十一月朔日食

戊寅乾亨五年宋太平興國三年

己卯乾亨六年宋太平興國四年春二月宋太宗親征北漢

三月遼以數萬騎援之戰于石嶺關之南為宋郭進

敗夏四月北漢主劉繼元降宋盡廣運十三年

六月宋詔親征發鎮州涿州判官劉德厚以城降

宋秋七月太宗一作宋帝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

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遼救兵至遂退師先是宋

師自并幸幽乘其無備帝方獵急歸牙帳議弃幽薊

以兵守松亭北岸口而已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為
 舍利即君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為之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山
 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他
 道自宋軍南席卷而北遼兵先守幽州者皆脆兵
 弱卒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為宋師所遏進退無
 計反為堅守至是于越救至宋遂退師或勸于越襲
 其後于越曰受命救幽薊今得之矣遂不復退宋
 太宗欲北侵遺詔渤海王發兵相應然渤海畏遼竟
 無至者遣使如渤海責問秋九月遼攻鎮州為宋
 趙延進敗

庚辰 乾亨七年

宋太平興國五年

冬十一月帝發兵萬餘眾進

攻關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
 十二月宋太宗親征至大石遼師遁遂班師

辛巳 乾亨八年

宋太平興國六年

遼大赦帝性仁儒雅好音

律喜醫術伶倫針灸之輩授以節鉞使相者三十餘
 人自幼得疾沉痾連年四時遊獵間循故典體儼不
 能親跨馬令節大朝會鬱鬱無歡或不視朝者有之
 耽于酒色暮年不少休燕燕皇后蕭守興之女以女王臨
 朝國事一決於其手大誅罰大征討蕃漢諸臣集眾
 共議皇后裁決報之于帝而已易定幽燕間兩大戰

烽書旁午國內惶惶帝嬰疾不能親駕基業少衰焉

秋九月朔日食

壬午 乾亨九年 宋太平興國七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五月遼

分三道入宋為其邊將所敗 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歲帝崩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論曰景宗爰在弱齡中遭多難高秋搖落理之自然政非已出不免牝雞之晨祭則寡人聽命椒塗之手其得虛尊而擁號幸矣

契丹國志卷之六

契丹國志卷之七

聖宗天輔皇帝

聖宗諱隆緒景宗之長子年十二即位改元統和尊母蕭氏為承天太后臨朝稱制凡二十七年乃歸政于帝宋楊業之陷康保裔王繼忠之敗與夫澶淵之役皆統和二十五年前事是時三四大戰帝雖親履行陣力戰深入而太后實未歸政也

癸未 統和元年 宋太平興國八年 帝即位復號大契丹 春二

月朔日食

甲統和二年 宋太宗雍熙元年

乙統和三年 宋雍熙二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

丙統和四年 宋雍熙三年 春正月宋曹彬等分三道攻契

丹曹彬克涿州田重進克飛狐靈邱二縣及蔚州潘

美克雲寰朔應四州宋尋命潘美楊業遷雲寰朔應

四州之民于許汝間時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監軍

馬碩副將何萬通為其所擒曹彬等亦連收新城固

安取涿州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契丹兵大

至追及宋師大敗 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蕭太后

與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五神惕隱領衆十餘萬

復取寰州擒宋楊業

先是宋克雲朔寰應四州命潘美楊業遷四州之

民于許汝以所部護送契丹邀擊之楊業力戰自

日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

所擒業太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

中乃不食三日死其麾下尚餘百人業慰遣之皆

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生還者

十二月契丹因獲楊業之勝乃遣耶律遜寧號于越

者以數萬騎取瀛州宋部署劉延讓來禦戰于君子

館會天大寒宋師不能發弓弩契丹兵圍延讓數重

契丹國志 卷之七
無救全軍敗沒延讓以身免平州團練使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契丹勢益振長驅深入深祁陷易州魏博之北咸被其禍 契丹攻代州為守臣張齊賢伏兵掩擊敗走

丁亥 統和五年 宋雍熙四年 春正月契丹攻陷深祁德易四

州

戊子 統和六年 宋太宗端拱元年 冬十一月契丹騎大至唐河

北將攻于宋為定州都部署李繼隆與監軍李繼忠拒戰敗績

己丑 統和七年 宋端拱二年 秋七月彗出東井凡三十日

契丹攻威虜軍為宋尹繼倫李繼隆敗於唐徐河間殺契丹相皮室其大將于越被傷遁走俘獲甚眾自是契丹不復大入契丹之人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回避黑面大王 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

庚寅 統和八年 宋太宗淳化元年

辛卯 統和九年 宋淳化二年 春閏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女

真以契丹兵隔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自是遂屬契丹

壬辰 統和十年 宋淳化三年 春二月朔日食 秋八月朔日

食

甲統和十二年宋淳化五年冬十二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乙統和十三年宋太宗至道改元春正月契丹自振武入攻

為府州折御卿敗于子河汭契丹兵死亡甚眾 夏

四月契攻雄州為守臣何承矩所敗

丙統和十四年宋至道二年

丁統和十五年宋至道三年春三月宋太宗崩

戊統和十六年宋真宗即位 咸平改元春二月彗出營室北

夏五月朔日食 冬十月朔日食

己統和十七年宋咸平二年秋九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

契丹入攻宋宋真宗親征次于澶州為冀州張旻一。

艾作敗于城南大名府為知府州折惟昌敗于五合川

庚子統和十八年宋咸平三年春正月宋真宗次大名府是

年宋定州都部署范廷召自中山來侵求援於高陽

關都部署彰國節度使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至

瀛州西南裴曹字村而廷召後陣已與契丹師遇

保裔選精銳與廷召會日暮廷召潛師以遁保裔不

之覺遲明契丹師圍之數重保裔凡戰數十合兵盡

矢窮而死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淄齊而歸

辛丑統和十九年宋咸平四年各十月契丹攻宋為張斌敗

于長城口尋又為李繼宣敗于山谷

王統和二十年宋咸平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癸卯統和二十一年宋咸平六年春三月契丹攻宋定宋二

州行營都部署王超鎮州桑贊高陽關周瑩逆戰于

望都縣翼日至縣南六里副部署王繼忠率麾下死

戰繼忠素衒儀服契丹識之圍數千重且戰且行旁

西山而北至白城繼忠為契丹擒 冬十一月有星

孛於井鬼

甲辰統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春三月契丹侵宋為魏

能敗于長城 秋閏月帝同母蕭太后大舉攻邊

遣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軍安順軍前鋒為

魏能敗又攻北平塞為田敏等擊走遂東趨保州攻

城不克帝與蕭太后合兵攻定州宋將王超按兵不

出陣于唐河拒之契丹兵東駐陽城淀又分兵圍嵐

岢軍為守臣賈宗擊走 冬十月攻瀛州為守臣李

延渥敗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乃解去 契丹往

宋議和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使軍前定約先是望

都戰時契丹獲去王繼忠後稍親用授之以官繼忠

乘間言和好之利時太后年老頗有厭兵雖大舉深

入亦納其說復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繼忠

書詣宋莫州部署石普奏諸宋朝真宗遂手詔諭繼

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至是始遣曹利用來契丹自瀛州卒衆三十萬復欲乘虛抵貝冀天雄宋之天雄軍聞契丹師將至合城遑遽伏發天雄兵不能進退得還者什三四契丹師遂陷德清知軍尚食使張旦及胡福等死者十四人契丹旣陷德清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宋李繼隆等整軍成列出禦統軍順國王撻覽爲床子弩所傷中額而殞契丹師大挫退却不敢動十一月宋貞宗親駕澶淵是時曹利用之書已通契丹尋遣左一作右飛龍使韓杞持國書偕至南朝跪授書函復以關南爲請宋

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誓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於韓杞口述茲事可也利用一再往返乃許歲遺絹二十萬正銀一十萬兩兩議遂定契丹且請以兄禮事之乃命李繼昌齎國書與姚東之俱往契丹遣丁振奉誓書之宋遂退師自是不復侵邊矣

宋真宗車駕至澶州將止寇準固請渡河高瓊遂麾衛士進輦至浮橋瓊執搦築輦夫背令亟行旣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

十里契丹相視怖駭初曹利用議和面請宋帝歲賂金帛之數宋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契丹果亦如數成約而還兩議既定尋即退師

十二月朔日食 宋真宗至自澶州

乙統和二十三年 宋景德二年 春二月宋遣孫僅使契丹

賀國母生辰 秋八月有星孛于紫微

丙統和二十四年 宋景德三年

丁統和二十五年 宋景德四年 夏五月朔日食

戊統和二十六年 宋真宗大中祥符改元

巳統和二十七年 宋大中祥符二年

庚統和二十八年 宋大中祥符三年 夏六月契丹遣使往宋

告羅宋詔雍州出粟二萬石賤價賑之 冬十一月

契丹伐高麗國高麗與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兵敗

辛統和二十九年 宋大中祥符四年

壬統和三十年 宋大中祥符五年 秋八月朔日食

癸開泰元年 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宋大中祥符六年 是年契丹以幽

州為析津府 冬十二月朔日食

甲開泰二年 宋大中祥符七年

乙卯 開泰三年 宋大中祥符八年 夏六月朔日食

丙辰 開泰四年 宋大中祥符九年

丁巳 開泰五年 宋真宗天禧改元 夏六月彗出北斗

戊午 開泰六年 宋天禧二年 春二月朔日食

己未 開泰七年 宋天禧三年 秋七月朔日食

庚申 開泰八年 宋天禧四年 春二月朔日食

辛酉 開泰九年 宋天禧五年 春二月朔日食

壬戌 太平元年 開泰盡九年改元太 春二月宋真宗崩

癸亥 太平二年 宋仁宗天聖改元年

子仁宗立

甲子 太平三年 宋天聖二年

乙丑 太平四年 宋天聖三年

丙寅 太平五年 宋天聖四年 冬十月朔日食

丁卯 太平六年 宋天聖五年 冬十二月宋龍圖待制孔道輔

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為戲道輔艷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嘿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自是中國使至不敢侮之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也

戊辰 太平七年 宋天聖六年 春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有星

大如斗聲如雷自北流於西南光燭天下尾長數丈

久之散為蒼白雲

已巳 太平八年 宋天聖七年 春三月契丹饑流民之宋境上

宋仁宗曰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詔給以唐鄧州

間田仍令所過州縣給食 秋八月朔日食

庚午 太平九年 宋天聖八年

辛未 太平十年 宋天聖九年 先是后未歸政前帝已長立每

事拱手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詰其所用賜及文武僚

庶者允之不然不與 帝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獵左

右狎邪與帝為笑謔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責帝亦不

免詭問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或宮嬪譏帝太后

信之必庭辱帝帝每承順畧無怨辭好讀唐貞觀事

要至太宗明皇實錄則欽伏故御名連明皇諱上一

字又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召番臣等讀之

嘗云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遠則唐太宗次則後唐

明宗近則今宋太祖太宗也或諸道貢進珍奇一無

所取皆讓其弟親政後方一月太后暴崩帝哀毀骨

立哭必嘔血番漢羣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帝曰

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曰古之

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帝曰吾契丹主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終制三年 丞相耶律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太后有辟陽侯之幸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封晉王景宗崩太后臨朝隆運私事之是時太后年方三十諸子尚幼外無親援雄傑角立帝登大寶皆隆運力也帝念其功父事之隆運薨帝為制服其終始眷遇如此帝性英辦多謀神武冠絕遊獵時曾遇二虎方逸帝策馬馳之發矢連殪其二虎又曾一箭貫三鹿

時幽州試舉人以一箭貫三鹿為賦題駙馬劉三殿

獻射二虎頌 至於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律呂音聲特所精

徹承平日久羣方無事縱酒作樂無有虛日與番漢臣下飲會皆連晝夕復盡去巾幘促席造膝而坐或自歌舞或命后妃已下彈琵琶送酒又喜吟詩出題詔宰相已下賦詩詩成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御製曲百餘首幸諸臣私第為會時謂之迎駕盡權而罷刑賞必信無有僭差撫柔諸番咸有恩信修睦宋朝人使饋送躬親檢校時黃河暴漲溺會同驛帝親擇夷坦地復創一驛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記驗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賜賚物則密令人體探 宋真宗上仙薛貽廟報哀入境幽州急遞

先聞帝不俟貽廓至闕集番漢大臣舉哀后妃已下
 皆為沾涕因謂宰臣呂德懋曰吾與兄皇未結好前
 征伐各有勝負洎約兄弟二十餘年兄皇昇遐况與
 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因又泣復曰
 吾聞姪帝即仁宗皇帝聖年尚幼必不知兄皇分義恐為
 臣下所間與吾違約一作拘矣後貽廓至闕達宋帝聖
 意喜謂后曰吾觀姪帝來意必不失兄皇之誓復謂
 呂德懋曰晉高祖承嗣聖爺爺嗣聖太宗也爺爺翁呼也之力深
 矣少主登位便背盟約皆臣下所惑今姪帝必敦篤
 悠久矣又謂后曰汝可先貽書與南朝太后傳述妯

娒之媛人使往來名傳南朝 又詔燕京憫忠寺特
 置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復詔沿邊州軍
 不得作樂後因御宴有教坊都知格守樂名格子眼
 轉充色長因取新譜宣讀帝欲更遷一官見本名正
 犯真宗諱因怒曰汝充教場首領豈不知我兄皇諱
 字遂以筆抹其宣而止燕京僧錄亦犯真宗諱勅更
 名圓融尋下令國中應內外文文武百僚僧道軍人百
 姓等犯真宗諱者悉令改之 詔漢兒公事皆須體
 問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舉止其欽重宋朝百餘
 事皆此類也末年染消渴病多忌諱稱說死亡之人

雖帝之父母尊號亦不得言之病亟乃驛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赴闕始以輔立之事而委之次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屬之又屬子真宗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母切勿殺之六月三日崩於上京東北三百里大斧河之行帳年六十一在位通太后臨朝凡四十九年葬上京西北二百里赤山謚曰天輔皇帝廟號聖宗

論曰聖宗挺寬仁之姿表夙成之質年方幼冲母后侵政事歸當璧元輔專功澶淵之深入蓋

其母后與權臣之謀非聖宗本意也眷遇功臣終始如一慈孝之性本自天然亦守成之令主云

契丹國志卷之八

興宗文成皇帝

興宗皇帝諱宗真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順
 聖元妃所生帝生於顯州東錐子河始封梁王
 後立為皇太子聖宗崩帝即位明年改元景福
 軍國事皆嫡母齊天皇后主之

辛未太平十年宋天聖九年是年帝即位尊所生母順聖元

妃曰法天皇后嫡母為齊天皇后 法天后平州節

度使蕭思猥之女丞相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聖宗

愛幸特甚事承天太后景宗之后尤謹承天以隆運

故深愛之承天上仙齊天預政權勢日盛置宮闈司
補官屬出教令生辰曰順天節有子皆不育元妃生
子長卽今帝也次曰達姐李又生楚國公主燕國公
主承天太后以楚國公主嫁其弟蕭姑從從字一無撒
爲築城以居之曰陸州號長慶軍徒戶一萬實之曰
從嫁戶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元妃
屢言其事聖宗不之信又爲卷書投聖宗寢帳中聖
宗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爲也命焚之聖宗遺命以齊
天爲皇太后順聖爲太妃元妃匿之自爲皇太后令
人誣告齊天謀叛載以小車囚之上京帝曰齊天皇

后與先帝四十年夫妻先帝遺詔立爲太后今旣不
立何忍殺之法天后復問於諸兄弟皆執奏曰若存
之必爲後患帝曰齊天皇后無子又年老若存之宮
中何患乎法天后竟不從其言縊殺之殺其左右
百餘人以庶人禮葬於祖州北白馬山 法天皇后
專制其國多殺功臣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番漢使
蕭氏奴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十人范陽
無賴輩多占名樂工爲蕭氏奴 帝以上尊酒銀帶
賜樂工太后怒鞭樂工孟五哥帝知內品高慶郎告
太后使左右殺高慶郎太后愈怒下吏雜治語連於

帝帝曰我貴為天子而與囚同答狀耶鬱鬱不樂

壬景福元年 宋仁宗明道元年

酉重熙元年 宋明道二年 春二月星孛于東北光芒長二

尺 夏六月朔日食

甲重熙二年 宋仁宗景祐元年 秋八月有星孛于張翼長七

尺濶五寸十二日而沒 是歲帝與耶律孫謀率兵

逐母法天太后登黃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塚遂誅

承興軍都總管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庫都提

點王繼 一本繼下有忠字 內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番

使臣僚 每歲宋朝自聖宗太平四年遣使賀帝生

辰及元旦賀太后則別遣使至是不復別遣至重熙

八年迎回法天太后乃遣使如故

乙重熙三年 宋景祐二年 帝因獵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

太后墳塚荒穢又無影堂及灑掃人只空山中一孤

塚惻然而泣曰吾早同今日汝不至於此也左右皆

沾涕因詔上京留守耶律貴寧鐵鹽使鄭元化等於

祖州陵園內選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庫等並同宣獻

太后園陵

丙重熙四年 宋景祐三年

丁重熙五年 宋景祐四年 秋七月有星數百從西南而流

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戊寅重熙六年 宋仁宗寶元春正月有眾星西北流 秋

八月熒或犯南斗

巳卯重熙七年 宋寶元

庚辰重熙八年 宋仁宗康定改元 春正月朔日食 先是帝於

重熙二年幽母法天太后於慶州既改葬齊天后羣

僚勸帝復迎之且以覲宋朝歲聘之利皆不從因命

僧建佛事帝聽講報恩經感悟即遣使迎法天太后

館置中京門外筮日以見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

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止常相去十數里陰加

之備 是歲太后始遣平軍節度使耶律元方州

觀察使王惟吉帝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蕭廸右諫議

大夫知制誥劉三嘏往宋賀乾元節

辛巳重熙九年 宋仁宗慶

壬午重熙十年 宋慶曆春二月帝遣蕭英劉六符往宋

求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其書畧曰李元昊於北朝

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為報况營築

長堤填塞要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疑慮曩

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

割之縣見歸敵國共康黎元 初涿州進士梁濟世

契丹國志 卷之八
嘗至文書於帳下一日得罪歸宋言契丹將有割地之請又知雄州杜惟序亦先得其事以聞至是宋仁宗發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夏四月宋遣知制誥富弼往契丹爲回謝使西上閤門使張茂實副之報書略曰元昊急謀狂僭嚮議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築堤埭開陂澤蓋霖潦愆溢當致繕防閱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富弼至契丹與帝往返難論力拒其割地之意富弼又對曰兩朝人生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帝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

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爲羣臣競請舉兵而南寡人
以爲不若遣使取關南故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
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
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不絕歲幣則
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
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用兵者皆爲身謀非
國計也帝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
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小上下離叛故
北朝全師獨克所獲金幣充仞諸臣之家而壯士健
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

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帝曰不能弼曰勝負既未可知設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者奉使一二人而已羣臣何利焉帝大悟首肯者久之弼曰塞鴈門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平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朕爲宗

祖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因爭地而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爲此事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役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能欺哉遼帝感悟遂欲求昏弼曰婚姻易於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豈若歲帛之爲堅久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帝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爲報并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八月宋再命富弼同張茂實齋書至契丹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

與紹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今以兩朝修好三紀于茲關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愧一本作懼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成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餘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帝不復求婚而意在增幣乃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固爭不可帝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一字我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若不得已而至於于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人

之所憂也帝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帝知不可奪曰吾當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劉六符以誓書詣宋求為獻納弼奏曰臣以死拒之可勿許其無能為也宋帝從之時契丹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許予過厚契丹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為顯官子孫貴於國中 法天專制不滿四年帝幽而廢之既親政後始自恣拓落高曠放

蕩不羈常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爲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變服微行數入酒肆褻言狎語盡權而返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化之多捨男女爲僧尼如王綱姚景熙馮立輩皆道流中人曾遇帝於微行後皆任顯官每有除授凡所親信不依常格徑與躡升如刺曷昌等數十人左右隸役皆自微賤入親宮闈曾無勲力拔居將相位至公卿爵賞濫行除授無法樞密使馬保忠本漢人嘗從容進諫言於帝曰罰當罪賞當功有國之令典也積薪之言汲黯歎之糾封

之濫至唐而極國家起自朔北奄有幽燕量才授官人始稱職今臣下參養承平無勲可陟宜且序進之帝佛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自行其權豈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貴臣以絕其言

癸未 重熙十一年

宋慶曆三年

夏五月朔日食

甲申 重熙十二年

宋慶曆四年

七月契丹遣使往宋告伐西

夏元昊宋遣余靖充報使止之

乙酉 重熙十三年

宋慶曆五年

夏四月朔日食 是歲帝以

弟鄭王宗元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樂郡王宗德

進封幽王中山王宗正進封魯王豫章王宗熙進封齊王節度使宗哲進封長沙王

丙重熙十四年宋慶曆六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六月有

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

丁重熙十五年宋慶曆七年東京留守耶律忽札叛入高

麗命將軍蕭廸誅之帝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王綱

入伶人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道士后父蕭磨只曰

番漢百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帝擊磨只敗面

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耶帝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

鵝鴈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飛白書

以答之蓋當是時南北無事歲受南宋饋遺百四五

十年內府之儲珍異固山積也

戊重熙十六年宋慶曆八年

丑重熙十七年宋仁宗皇祐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彗

出虛晨見東方指西南麻紫微垣至婁凡一百二十

四日而沒

庚重熙十八年宋皇祐二年

卯重熙十九年宋皇祐三年

辰重熙二十年宋皇祐四年

癸重熙二十一年宋皇祐五年冬十月朔日食

巳重熙二十一年宋皇祐五年

甲重熙二十三年宋仁宗至和改元夏四月朔日食

乙重熙二十四年宋至和二年夏契丹主遣使以其畫像

獻宋求易仁宗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 八月

國主崩在位二十五年四十一廟號興帝謚曰文成

皇帝子洪基立改元清寧 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

于昴著作佐郎劉義叟曰興宗其死乎至是果驗

論曰契丹自阿保機以來凡五六世至于興宗

是時承平日久而宋朝歲幣山增而似阜矣四

時遊獵曰避暑曰約魚各各定制而

茫無隄岸之所僧固虛無也而政事纏之道固

清淨也而貴仕縈之伶人樂工固優雜也而帷

薄蕩情循同光故轍而覆之二十餘年間亦幸

其無事不爾殆哉

契丹國志卷之九

道宗天福皇帝

道宗諱洪基興宗之子也興宗於重熙二十三年八月崩洪基即位改重熙二十三年為清寧元年

乙未清寧元年重熙二十三年改元清寧

丙申清寧二年宋仁宗嘉祐改元秋七月彗出紫微垣彗七星

其色白長餘丈 八月朔日食

丁酉清寧三年宋嘉祐二年是歲祖母法皇太后蕭氏卒帝

遣懷德節度使蕭福延詣宋告哀宋仁宗發哀於內

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戊清寧四年宋嘉祐三年秋八月朔日食

己清寧五年宋嘉祐四年春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宋以

周恭帝子為崇義公給田千頃令奉周祀

庚清寧六年宋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

辛清寧七年宋嘉祐六年夏六月朔日食四分

壬清寧八年宋嘉祐七年

癸清寧九年宋嘉祐八年春三月宋仁宗崩在位四十二

年壽五十四 契丹遣使祭大行於皇儀殿遂見宋

嗣帝英宗于東廂嗣帝痛哭久之 先是蕭后既卒

魯王宗元聖宗之子怙寵益恣與其相某謀作亂及相某

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愈急帝知其謀陰為之備秋七

月戊午宗元從帝獵於涼淀帝讓宗元先行宗元不

可帝乃先行於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餘

騎直前射帝傷臂又傷乘馬馬仆其太師某下馬掖

帝使乘已馬殿前點檢蕭美引兵遮帝與洪孝戰射

殺之帝與宗元戰宗元不勝而遁南趨幽州一日行

五百里明日被殺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聞

其敗領奚兵八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拒

焉會使者以金牌至遂擒斬耶律明帝尋亦至陳王

蕭孝先等皆坐誅其先遣來南宋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悉以檻車載至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

甲辰清寧十年宋英宗治平改元是歲帝遣林牙左監門衛大

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顛詣宋求真宗仁宗御容宋遣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為回

謝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後帝以御容於慶州崇奉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日燒飯惟祀天與祖宗則然自黃帝以

來為諸未有國之君天與祖宗書

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其謂是矣

先是重熙中興宗以其父聖宗及已畫像二軸詣宋求易真宗仁宗聖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聖容而見之也宋朝許之會興宗崩遂寢至是遣使再求宋命修撰胡宿為回謝使李緩副之且許以御容約因賀正旦使置衣篋中交致焉

乙巳咸雍元年宋治平二年

丙午咸雍二年宋治平三年春三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于

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至五日沒 秋九月朔日

食 是歲契丹復改號大遼

丁未咸雍三年宋治平四年春正月宋英宗崩年三十八皇

子神宗立

戊申咸雍四年宋神宗熙寧改元春正月朔日食

己酉咸雍五年宋熙寧二年秋七月朔日食

庚戌咸雍六年宋熙寧三年

辛亥咸雍七年宋熙寧四年

壬子咸雍八年宋熙寧五年

癸丑咸雍九年宋熙寧六年夏四月朔日食

甲寅咸雍十年宋熙寧七年春三月遼遣使蕭扈詣宋爭河

東地界國書大畧言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
 侵入彼國蔚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撤別立界至一
 址作等事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俟差官與北朝職官
 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今修已十三年即非
 創築又非近事北朝既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修白
 溝館驛亦俟差官檢視如有創蓋樓宇箭窠等並令
 折去屯戍兵級並令抽回國書亦云倘事由夙昔固
 難徇情誠有侵渝何怪改正 秋九月遼使蕭素再
 詣宋議疆事宋遣劉忱呂大忠與之共一作爭議于代
 州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及劉忱與之

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

乙卯咸雍十一年宋熙寧八年春三月遼復遣蕭禧賁國書

詣宋以劉忱等遷延為言宋命沈括為報使詣遼面議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里其議遂決 秋八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冬十月彗出

軫

丙辰咸雍十二年宋熙寧九年

丁巳咸雍十三年宋熙寧十年

戊午咸雍十四年宋神宗元豐改元夏六月朔日食 東南有

大星出如瓠瓜聲如雷其光燭地

己未咸雍十五年宋元豐二年

庚申咸雍十六年宋元豐三年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冬十

一月朔日食

辛酉咸雍十七年宋元豐四年

壬戌咸雍十八年宋元豐五年夏六月一作秋八月朔日食陰不

見

癸亥咸雍十九年宋元豐六年秋九月朔日食

甲子咸雍二十年宋元豐七年

乙 咸雍二十一年 宋元豐八年 宋神宗崩年二十八皇子

哲宗立

丙 咸雍二十二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

丁 咸雍二十三年 宋元祐二年 夏六月有星如瓜出文昌

秋七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一本夏六月以下二十字在二十二年

戊 咸雍二十四年 宋元祐三年

己 咸雍二十五年 宋元祐四年 春三月晝有流星出東北

庚 咸雍二十六年 宋元祐五年

辛 咸雍二十七年 宋元祐六年 夏五月朔日食

壬 咸雍二十八年 宋元祐七年

癸 咸雍二十九年 宋元祐八年

甲 咸雍三十年 宋哲宗紹聖元年 春三月朔日當食雲霧不

辯

乙 壽昌元年 宋紹聖一年

丙 壽昌二年 宋紹聖二年 是歲大國舅帳蕭解里四郎君

善騎射豪俠不羈嘗養亡命數十人從行往來遊獵於遼至東西郡間其飲食用度強取辦於富民一日獲罪遼國捕之甚峻即嘯聚為盜未旬日間有衆二千餘攻陷乾顯等數州諸道發兵捕討累戰不勝潛率衆奔生女真界就結楊割太師謀叛諸軍追襲至

境上不敢進具以聞北樞密院尋降宣劄子付楊割
一百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賊魁解里首級遣長
子阿骨打獻遼餘悉不遣給云已誅絕矣隨行婦女
鞍馬器甲財物給散有功之人充賞遼不得已反進
楊割父子官爵自是楊割父子自平蕭解里之後內
侍有功於遼陰懷異志吞并旁近部族或誣以誘納
叛亡或許云盜藏牛馬好則結親以和取之怒則加
兵以強掠之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珠良馬歲
時進奉賂遺權貴以通情好

丁壽昌三年

宋紹聖四年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彗出

辰斜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越三夕長丈餘掃巴星

戊壽昌四年

宋哲宗六年改元符元年

卯壽昌五年

宋元符二年

春三月帝命蕭德崇等齋國書

詣宋見宋哲宗跪言曰北朝皇帝告于南朝皇帝西
夏事早休得卽甚好哲宗答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
討伐何煩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畧云粵惟
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尙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
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
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
重祖孫夏於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

知一失於緩存而况于彼慶厯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爲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儻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宋報國書云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於北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含容寢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備據守要害控扼奔衝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爲詭誕之辭往求拯救

之力狡獪之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却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貽謀斯爲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彌忘今日詳味癸辭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又回白劄子畧云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北朝所當共怒兼慶厯皇佑間興宗屢嘗致書仁祖至有熟料兇頑終合平蕩等語且言北朝興宗敦篤勸和情

義兼至方夏人有罪則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特書相慶慮彼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來兩朝歡好加於前日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辭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與宗皇帝之意稍異竊料北朝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聞達宋詔郭知章報聘初蕭德崇堅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宋帝不從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

庚辰壽昌六年

宋元符二年

春正月宋哲宗崩年二十五皇

弟徽宗立

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熒惑犯房心

遼帝大慚戒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切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卿等當力諫止之帝崩在位四十七年廟號道宗謚天福皇帝 帝聰達明睿端嚴若神觀書通其大略神領心解嘗有人講論語至此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帝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 此豈其地耶又講至 之疾 帝曰上世 故謂之

修文物彬彬不

之有卒令 之先

是帝之末年女真大酋阿骨打來朝以悟室自隨遼之貴人與爲雙陸戲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阿骨打

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室從旁救止急以手握鞘
 阿骨打止以柄戕一作戕其胸不死帝大怒侍臣以其
 强悍咸勸誅之帝曰吾方示信以懷遠方不可殺也
 侍臣又諫曰王衍縱石勒卒毒中原張守珪赦祿山
 終傾唐室阿骨打朔北小裔今乃敢陵鑠貴臣肆其
 無君之心此其不追將貽邊患帝不從 女真之種
 有生熟之分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阿骨打
 所居乃江之北謂之生女真亦臣于遼方遼之盛歲
 遣使者稱天使佩銀牌自別每至女真國遇夕必欲
 薦之 女真舊例率輪中下戶作待國

使處以 出適 待之或有盛 而適 者逼而取
 之甚至近貴閥閱高者亦 其 屏息不敢言其
 後承平日久需來無厭酷喜海東青海東之飛禽遣使徵
 求絡繹於道加以使人縱暴多方貪婪女真浸忿之
 然若無戰甲至壽昌二年國舅蕭解里叛於女真始
 得甲五百副女真大喜賞為阿盧里移賞自後於海
 濱王之時與師謀叛纔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
 江州累戰累勝器甲益備而女真始強不可禦矣
 論曰政出房闈則龍象改當璧之命權歸悍妬
 則衽席痛匹嫡之危道宗越自儲宮遂登旒扆

契丹國志 卷之九
雖 屋之末更亦寶厯之有在觀夫孽后可為
心寒卒之驕矜產禍 維就戮亦痛矣然寬仁
懷遠之方卒不料後來亂亡之禍而二百餘年
之基業一阿骨打得敗之豈其疑似無辜之
戮不肯受寡恩之名而勒與祿山之禍帝自貽
憂於子孫歟是可為之長太息矣

契丹國志卷之九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

天祚皇帝上

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拙
氏初封齊王後為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即位自
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辛巳乾統元年宋徽宗建中靖國改元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

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
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黑一作赤氣在旁 夏四月朔

日食陰雲不見 是歲女真楊割死子阿骨打立

壬午乾統二年宋徽宗崇寧改元

癸未 乾統三年 宋崇寧二年

甲申 乾統四年 宋崇寧三年

乙酉 乾統五年 宋崇寧四年 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

詣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王

請還所侵之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摠

報聘見天祚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與

師問罪以北宋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

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席徑嶺馬練川兩堡

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

祚出不意為愕然 秋八月天祚以林摠來使而失

情遣使復來宋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

傳議皆如約

丙戌 乾統六年 宋崇寧五年 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三月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温舒詣宋為

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畫

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丁亥 乾統七年 宋徽宗大觀元年 冬十一 無一字 月朔日食

戊子 乾統八年 宋大觀二年

己丑 乾統九年 宋大觀三年

庚寅 乾統十年 宋大觀四年 秋九月朔日食

辛卯天慶元年

宋徽宗政和改元

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

遼貫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天祚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珍玩而貫所賞皆極珍奇至運兩浙髹藤之具火閣書櫃床椅等往獻天祚所以遺賈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攜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于朝遂賜姓趙後天祚數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

壬辰天慶三年

宋政和二年

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

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一

本魚下有酒字

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酋次第

歌舞為樂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為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馬粘罕胡舍輩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鶻產

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
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
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
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癸巳天慶三年

宋政和三年

春三月朔日食

阿骨打將帶

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民驚駭明日擁騎赴
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骨產等並跪問於廳下阿骨
打隱諱不伏供祈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
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
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

甲午天慶四年

宋政和四年

秋八月女真阿骨打始叛用粘

罕胡捨為謀主銀术割移列婁宿閣母等為將帥會
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首犯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府
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
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人應寧江援 秋九月
遼兵遇女真於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大敗或陣沒
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
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
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真東北
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

契丹國志 卷之十一
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鴟鷂爪白者尤以爲異
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鬪而後
得女真不勝其撓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
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召酋長加杖甚者誅
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謀叛

先是州有樵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
子蜜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
之打女真州旣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
退保長白山之阿木一作阿木火者女真所
居之地以河爲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鹿聞攻陷寧江州
中輟不行 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

弟克東北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
丹奚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
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義克都押官侍衛
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刑穎副之屯出河店臨白
江與寧江女真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真興師
皆願從軍冀賞往往將家屬團結車營隨行 是月
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
家屬金帛牛羊輜械悉爲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百

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三千
初女真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
木牌繫人馬上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千人全
裝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千人輕甲操弓矢每遇
敵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
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
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
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爲戰所以勝也

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
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

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
碌儒生非輕濟才統御無法遽奏曰前日之敗失於
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
其數多且差十萬卽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
計八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
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資遂竭琳等
皆非將帥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捨刀韃甲充
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雜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
副使耶律幹離朶涑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
之黃龍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

之復州節度使蕭湜曷威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
左祇候郎君詳穩蕭河古奴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
張維協副之獨來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真軍馬初一
戰稍卻各保退寨柵是夕都統幹離朶誤聽漢軍已
遁卽離遼奚之兵奔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三萬衆
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真合戰遂大
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爲女真
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槩上盤舞爲戲所過
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真亦爲阿骨打吞併
分揀強壯人馬克軍遂有鐵騎萬餘 初蕭嗣先出

河店之敗也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
逃走歸家或被傷詣行關而告歸蕭奉先懼弟嗣先
獲罪輒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懼所至劫掠若不從權
肆赦將嘯聚爲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
潰軍並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
先遂詣關待罪但免官而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
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鬪志累
年用兵每遇女真望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
此也

乙未天慶五年

宋政和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天祚下

詔親正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密使
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
先鋒餘分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
硬軍扈從百司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鼓
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
胡覲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
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一
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爲不祥天祚問天
官李圭圭不能對宰相張琳前奏曰唐莊宗攻梁牙
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入破賊之兆遂滅梁天

祚喜而信之遂行女真師至鴨綠江人心疑懼 初
天祚親征女真甚懼粘罕兀朮僞請爲卑哀求生者
陽以示衆實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
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阿骨打聚諸酋曰始與汝輩
起兵蓋苦遼國殘虐今吾謂若卑哀請降庶幾紓禍
乃欲盡行剪除爲之奈何不若殺我一族衆共迎降
可以轉禍爲福諸酋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
次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
真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
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

兵十一月天祚與女真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
接戰雲塵亘天日色赤暗天祚親督諸軍進戰少頃
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
衆軍隨而敗潰始悟予戟有光爲凶兆也女真亦不
急追徐收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五
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併渤海遼陽等五十四
州 耶律章奴係大橫帳與衆謀曰天祚失道皇叔
燕王淳淳乃道宗弟宏本之子俗呼爲燕王實封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
迎燕王判燕京留守事女真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
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

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
昱領精騎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
帳前親信乙信賚御札馳報燕王時章奴先遣燕王
二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留說之曰前日御營兵
爲女真所敗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公幼弱
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易圖也燕
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面大臣不
來而汝等來何也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持天祚
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
泣斬蕭諦里蕭延留首級以獻單騎由間道避章奴

賊衆趨廣平旬待罪天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衆數萬直趨廣平旬犯天祚行闕索戰賴順國女真阿鶻產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殉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爲婢餘得脫者奔女真章奴僞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真近境至秦州爲識者所獲以送天祚天祚命腰斬於市割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 初章奴之叛也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遽以聞天祚卽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誨詣漢軍行營傳宣曰

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凍誠可憐憫今女真遠遁不可深入並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洶洶遲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營逃去天祚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降詔募燕雲漢人護駕到廣平旬有官者轉一官白身人三班奉職及至廣平再降旨揮若護駕至起離日作上推賞 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詣遼克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

丙天慶六年

宋政和六年

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

凶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刃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
守所在給云外軍變請為備保先纔出則殺之是夜
有戶部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
作權行留守事與副守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
人次日搜索元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並斬首卽撫
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
不可禁敢一夜燒寨起亂 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
太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 初五日夜城中舉
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太公鼎高清臣等
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

關高永昌自殺留守蕭保先後自據東京稱大渤海
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
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瀋州未
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常兩任戶
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并驅轉戶強
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真渤海有讐轉戶則使從良
庶幾効命敢戰旬日之間得兵二萬餘隨行官屬將
領聽從辟差 先是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
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真會東京留守太師蕭
保先乃奉先堂弟為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因

以激變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爲東京 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义黎樹口張琳遣羸卒數千疑其守兵以以精騎間道渡海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却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劄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上流有渤海鐵騎五百突出其傍諸軍少却退保舊寨河路復爲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饑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

強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真西路都統闍母國王檄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卽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五日進兵檄到瀋州衆以渤海詐作此檄不爲備是日探聞東北有軍擁至將士呼曰女真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望見女真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真隨入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温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屬縋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

乃平自州也

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爲用兼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衆若招之爲軍彼可保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羽者是也又科數運脚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 燕王旣招怨軍合禁軍武勇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箇

山劄寨至十一月二十四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辦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爲張關羽所殺 燕王自被命東征耻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復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真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旣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覲副之太常衮耶律啼哩姑濠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

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
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爲備 自天祚親征
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先西南面招討權
用耶律大悲奴爲北樞密使蕭查刺同知樞密院使
間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
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
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
得有甚心情殺女直。或作真非遠近傳爲笑端有人聞
於天祚天祚亦笑而不悟是歲止罷耶律大悲奴再
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刺授西京留守事其後罷吳庸

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亡 女
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
女真遣兀室訥波勃堇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
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爲盜如侯槃吳撞天等所
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
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

丁酉天慶七年

宋政和七年

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

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陰涼河聞怨軍時寒
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
共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營再募者

謂後宜營前錦後錦者亦然有乾營乾顯大營岩州營叛者乃乾顯大營前錦營也十一月到衛州蒞藜山遂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卽召大軍會徽州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是年蘇復州編民百餘戶泛海至登州岸具言女真兵來攻奪遼東地已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于宋宋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同往至海北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回

青州安撫崔直躬奏其事於宋詔復委童貫措置應信官過海人悉寘之法別遣使女真講賣馬舊好

戊天應八年

宋徽宗重和改元金阿骨打稱帝天輔元年

春正月燕王淳

將討怨軍而遇女真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初女真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鬪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女真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女真焚掠而去所經盛懿濠衛四州皆降犒勞而過女真別遣闕

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
蕭幹奔
醫闕山牽馬嶺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真以馬疲破
乾顯等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真
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
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餽養爲備嘗謂左
右曰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馬若干又
與宋朝爲兄弟夏國舅甥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
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今亡
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爲謀身計者其能享
國乎暨聞女真焚劫新州以歸卽以謂威德可加彼

何能爲復自縱肆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女
真陷東京黃龍府威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
秦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
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
有無慮三五十萬碩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
真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是時有楊朴者遼東
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
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
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
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

八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
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堯冕四
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
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
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阿骨產趙
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爲自
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翰林學士楊勉克
封冊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府通問
使副衛尉少卿劉混克管押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
忠克讀冊使備天子袞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

冊立阿骨打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其冊文略曰
眷惟肅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上國材布中嶽
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胤碧雲裘野固須挺於
渠材皓雪飛霜疇不雄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
載念遙芬宜膺多馭是用遣蕭習烈等持節備禮冊
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義敦友睦地列豐腴呼鳴
戒哉欽哉式孚于休所有徽號緣犯祖號改爲至聖
至明餘悉從之使人自十月發行冬十二月至金國
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
其德之義仍無冊爲兄之文如遙芬多馭皆非美意

彤弓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輕侮命習烈歸
易其文隨答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
義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
副欲斬腰之粘罕諸人爲謝乃解尚人答百餘次年
三月止遣蕭習烈楊立忠回云冊文罵我我都不曉
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
兄卽已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
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遷延
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
報

終

